

A MAN I CHANCED

TO MEET

我的时间里
住过你

王希翀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我的时间里 住过你

Several thin, curved lines resembling musical staves are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framing the title.

王希翀 著

A partial view of a musical staff with a treble clef and two notes is located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时间里住过你 / 王希翀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086-8130-6

I. ① 我… II. ① 王… III. ①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6391 号

我的时间里住过你

著 者: 王希翀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8130-6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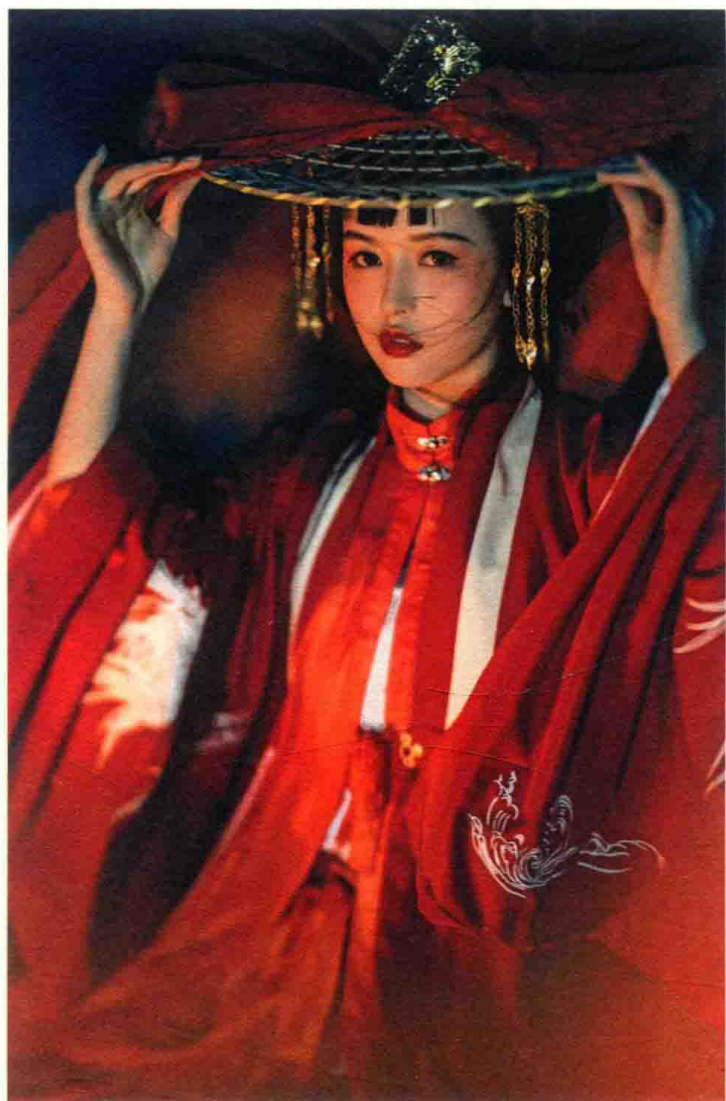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君情目送天涯时，吾愿合意舞拓枝。
渡我人间仙境恋，遇君往来冬夏秋。

——《我们总以为的夏天是漫长的》

摄影 / 夏弃疾
模特 / 阿玄



和你在一起，是距离我最遥远的一件事。

——《论及一个遥远的恋人》

摄影 / 夏弃疾

模特 / 奈奈



月光下，火光冲天，山林跟着回旋起来，
直到时间成翡，来生便播种
在这片青翠的梦境中。

——《夏天，远端的原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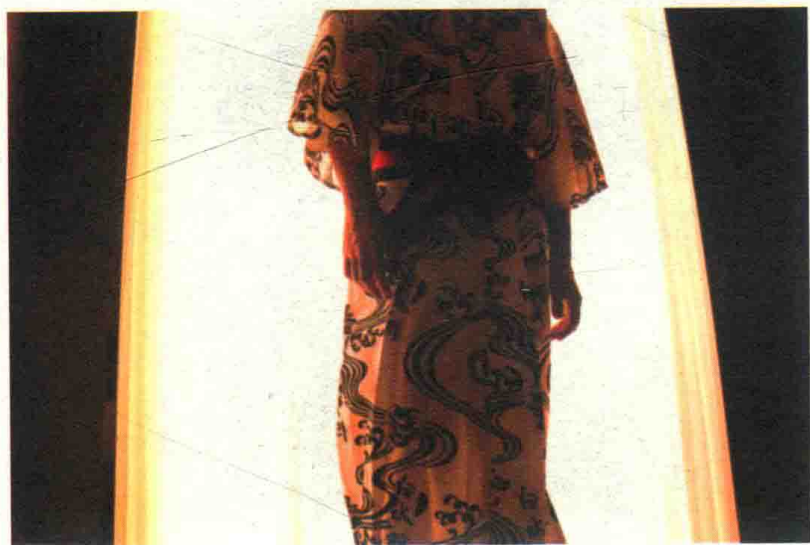
摄影 / 夏弃疾
模特 / 奈奈



他们本以为自己认识了世界的全部，其实只看到了它的面目。

——《夏天，缘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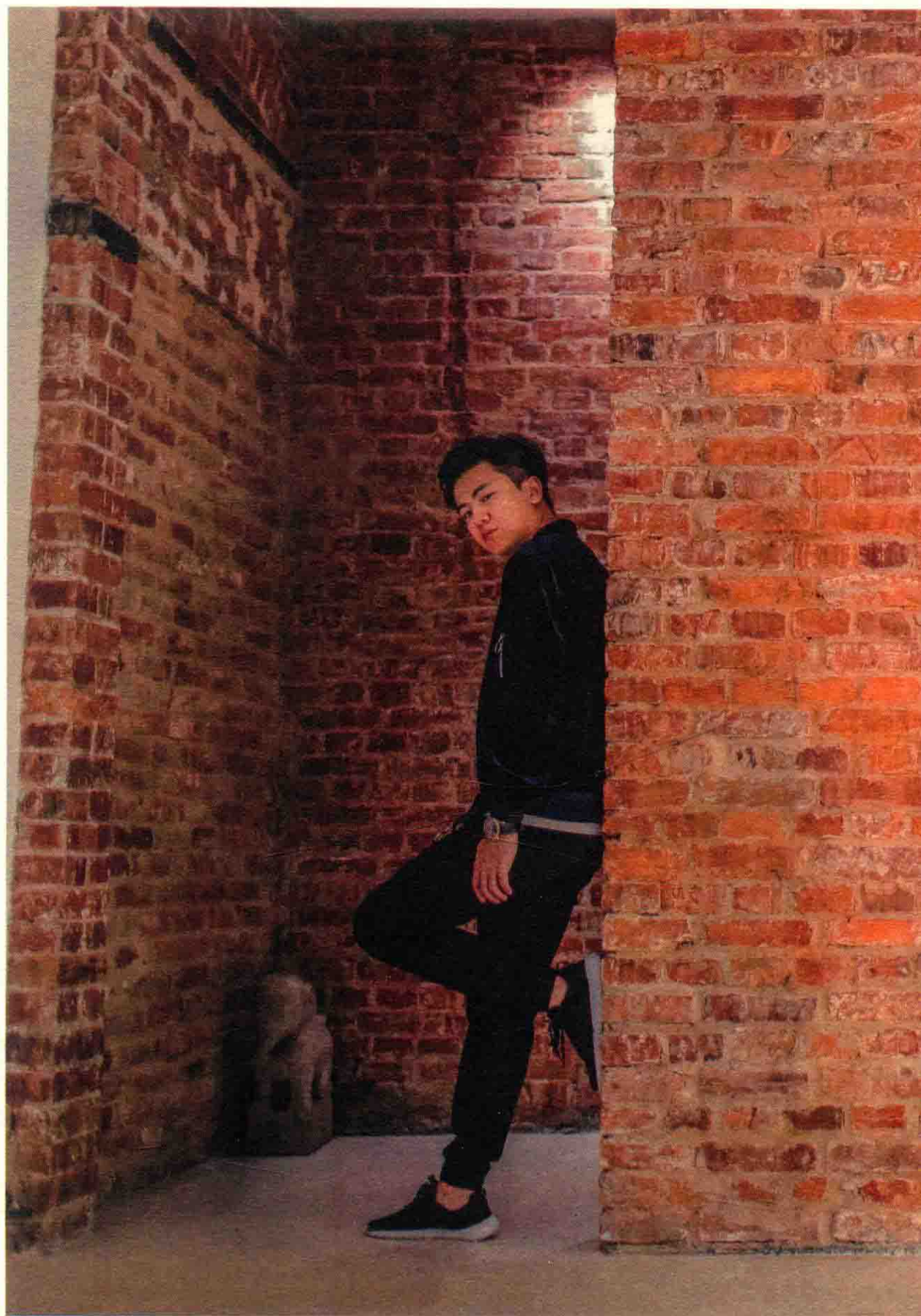
摄影 / 杨龙
模特 / 王希翀



能够躲避肉体灾难的办法，就是去创造新鲜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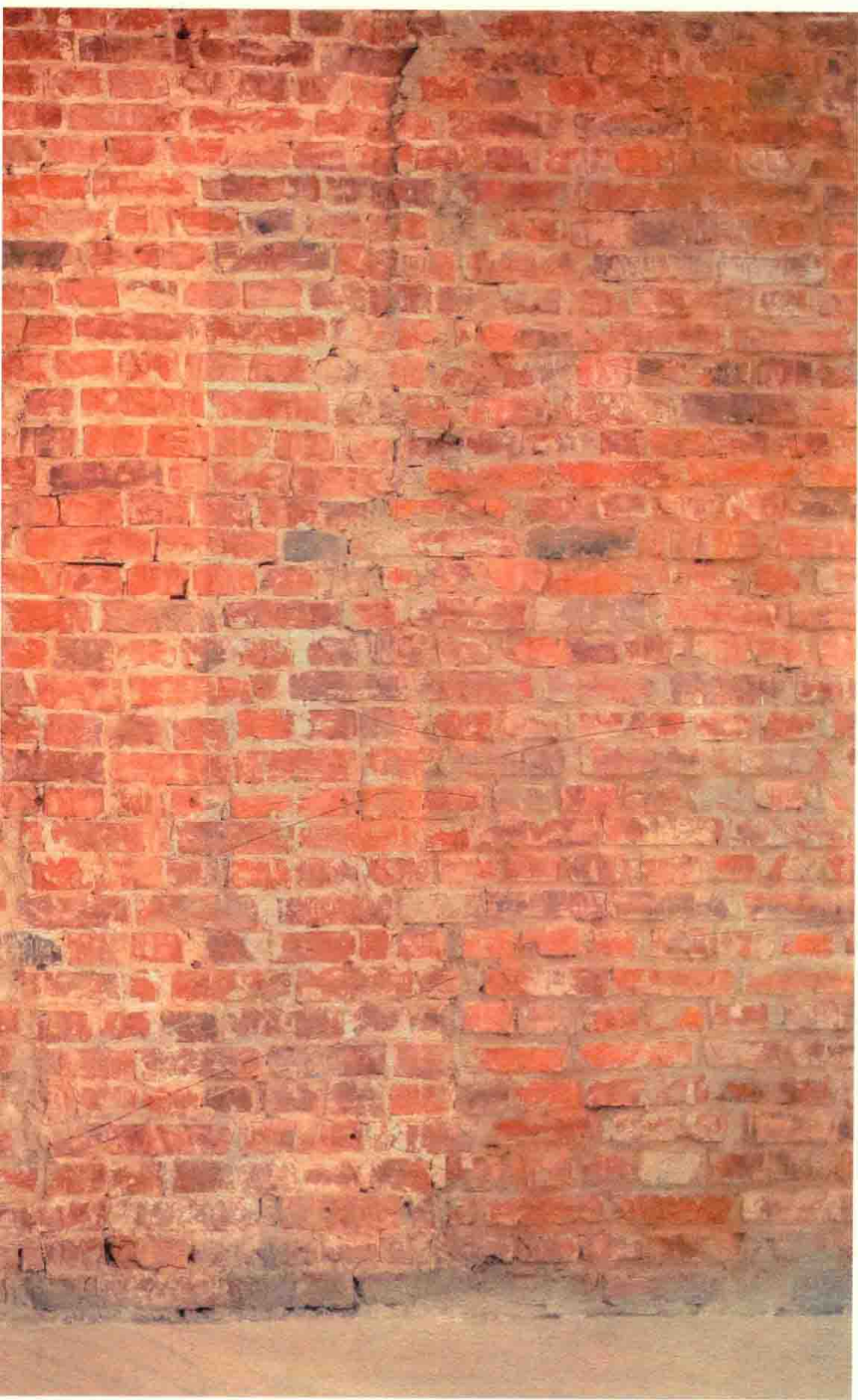
——《也许是最初的决定，改变了你我》

摄影 / 金曲
模特 / 王希翀



爱不能永恒，因为我们的存在是有限的。但，每一次真实的触感和歇斯底里、精疲力竭，让爱成了某种闪耀在生命图景里的东西。和灯塔一样，指引着记忆的航道、纪念着每一次精神的存亡。

——《把我带到最孤独的云彩上》



摄影 / 杨龙
模特 / 王希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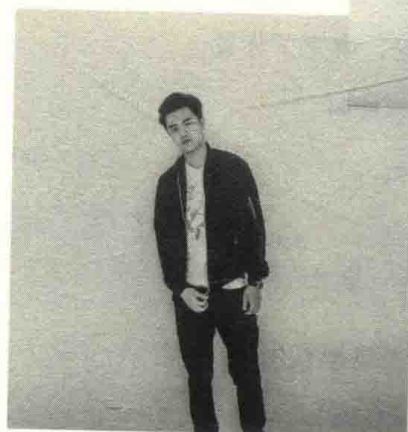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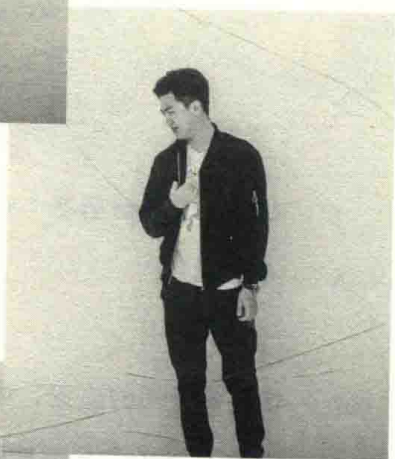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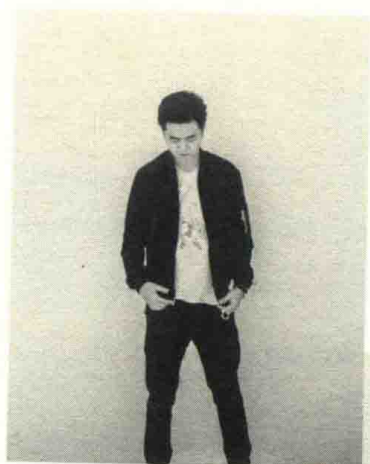


它占据着那些它尚未告诉我的，那些它试图帮我挽回却又无从安置的故事，并以此为乐。

——《当你把影子和梦忘掉时》

摄影 / 金曲

模特 / 王希翀



摄影 / 杨龙
模特 / 王希翀

心中最沉默的明亮

刘川鄂

生命中会发生很多奇怪的事，它们在记忆的隧道里闪闪发光，像是拥有独立生命的喜悦，常常不分场合地找到你，像太阳总在你看不见它的时候升起来那样，这喜悦也总是猝不及防地就把你推到光天化日之下，让你在某个瞬间可以和任何人化干戈为玉帛。与谅解无关，与宽容无关，你只不过是找补了美，所以你快乐，因为不应该。以美的名义，你可以为所欲为，到底美让你相信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至少都是可以被原谅的，至少都能让你和他们的悲伤在烟波浩渺的空旷中孤注一掷，相依为命。美的前仆后继，不是生命的装饰，而是力量的源头。可是，你知道的，花开有时，谢亦有时，万物有时。怀抱有时，生死有时，聚散有时。美一旦到了极处，亦成苍凉。

这就是王希舛藏在此书中的秘密。这就是他最深的秘密——美。或许他曾经把它埋在某个岁月深处的荒冢，然后以它为起点开始拼命地往前跑，拼命地跑，他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反正那因为奔跑而带起来的急速的风声已经永远地存在于他的梦境里，和他的灵魂消磨延宕，他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们。长夜是金色的针，刺破夏天每团沸腾的烦热难耐，他的敏

感，自由，不妥协，一点一滴地滑落。他的故事没有欲盖弥彰的轮廓，闲散便是天才的理想。书中的语言一句句地出现，再一句句地消失。随时都是末日。文字的质地需要灵魂的重量。他就这么看着一吻即逝的欢愉在人间轻盈地舞跃，辗转了一寸又一寸瑟缩的皮肤，擦过一个又一个人的肩头，像是看一出戏，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线生机可以不落窠臼。过去他倒还看得热泪盈眶，而今渐渐面目从容，只是决意做曲终人散时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为了取得与世界之间的真实联系，他学会长时间地观察它，如同观察一棵无人采摘的果树，观测漫天默默变幻中的云团。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同等属性的自顾自纵横纠葛的男子。直到那一天，他突然觉察到，自己在天圆地方的无涯里狂奔出的这条路，绕成了美的形状。

在城市浑浊的黄昏里，总能让人怀想长日清淡、寒宵兀坐的时光。院子有井，舀一瓢月淡水清，一口饮下翠影群岫，是句湮没于古老时代的梵语。王希翀只觉得一切美好都得肆行无碍地匍匐过困顿——在风景如画的深山穿行，而那个你爱的人，就在身旁。那么多次站在山顶俯瞰云彩，习风阵阵，天地杳杳，你望着他的侧脸，他的睫毛就像华丽而伤感的威尼斯。于是，你想就此与他一生一世——你也真的一度认为你们就此会一生一世了。而且这点美，足够你们过一辈子。昼长苦夜短，何不秉烛游？王希翀像个天涯沦落客，不言明，只是想通过破绽百出的心情执拗地将美灌进每个人的瞳仁，他看得那么

深，目光那么逼迫，不肯退让。那些靠近他的人，和他肌肤相亲的人，和他彼此拥抱和倾诉的人，和他一起观望隔岸烟火的人，他们的灵魂是他过河的石头，他曾在跋涉美的过程中锻造停留。之后，他又不断地寻找，不断地丢弃，不断地离开。

看王希舫的书，像坐在乌篷船里听雨声淅沥，昏天黑地，经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在这里一切都缓慢下来。思维，生活的节奏。没有干扰，你逐渐回到一种清冽的美里去，对着莽然江山，对着无垠天空——与自己对话。当你停止忙碌，挥别喧嚣，告别偏见，和另一个自己汇合，看似孤立无援的走向，思维会得以舒展，越来越明晰，内心也会因放松而重现生机。你在四面楚歌中需要一点温暖的美的回忆。这是你的生命。王希舫是一位战战兢兢的记录者，他始终保持着一颗敬畏之心，对阳光，对美，对痛楚。写，是为了萦绕于人的种种美。有一些美，出他口入你耳才叫熨帖，入了别人口，经了别人手，总是沾口水，带了尘。他记下这些故事给你，业已成全了他。他原本支离破碎的情绪，飞短流长参差不齐，却因你而凝聚重生。这美如一闪而过的惊鸿，再也没有回来过，世间男女置若罔闻。邂逅一个人，眼波流转微笑蔓延，暗自心动；邂逅一本好书，如同在春之暮野。风为裳，水为佩，油壁香车终相逢。在他故事美好的架构中，只有通往花好月圆的伟大结局。不然，月朗星稀也行。凡事牵涉到美的授受上，他者难以为继，即使不整饬肃穆，也能走到天荒地老。生命是一条河

流，静缓，深阔，恒无止息。它属于存在于世的所有生灵，千沟万壑，终了时，殊途同归。于粉褪花残的哀徊之中，骤然领会到老去的欢欣。欢欣是因为，当你老的时候，看见美，还在身边。

夏色瘫软，就在这死市，你困倦失眠，夜色磅礴，言语似夜行车，无声地，航过你的七月窗。你说未来的墓地有夜来香，那里尽有苍绿。在王希舛用故事和音乐发酵出的有声有色的多维空间里，你或许会感到时间在其中变得悠长，像永生的童年，你相当快乐地度日如年。美的可能性无穷无尽，是个金色的沙漠，但又浩浩荡荡一无所有。只有嘹亮的音乐，过去未来重门一道一道訇然中开，门后被拘禁在窗里的寂静与阳光整日在房内盈涌，点点灰尘飘飘扬扬。阅读的奇妙赏味大概只能是这样。你在作者惊涛骇浪的金色梦河上划船，随时可以上岸。昨日已旧，来日全非。所有长的东西都会变成蛇。如此，生活中某些短而无救的美才深入骨髓，令人怀念。绝不苟延残喘。

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让王希舛带你进入美，带你去内心中最沉默的明亮所在吧。

序言

总感觉这个世界缺失很多种表达美的方式。这本书正是为寻找这些遗失的东西而做出的努力。

也许是个意外吧，近来读了两本薛爱华的书——《朱雀》和《撒马尔罕的金桃》。这两本书对有唐一代的西域风物和南方生活做了精美详尽的图解，除了让我了解更多唐人的生活细节之外，还唤起了我对唐诗的记忆。记得初高中时，自己曾为语文考试疯狂背过一阵唐诗。那时为了答题过于咬文嚼字了。现在呢，唐诗为薛爱华进行历史解析提供了一部分依据，所以在历史著作中，成了绝对美的化身。能相信吗？韦应物、刘禹锡的一两句诗词竟拥有巨大的情感容量。李商隐的神仙气又总能鬼使神差地给我们展现绝望中的半点星辰。这些都是让我们望尘莫及的。现代人缺乏将情感诉诸语言方面的体验。他们追求话语的时效性和功能性，不愿展现语言之美。他们情愿说爱情是滚床单、是游戏，也不愿说驿寄梅花之类的雅喻。当然，这也不能怪他们。生活在这样的滚滚红尘中，没人能轻易停下来，也很难有人，像我的好友韩晗那样，与自己的妻子保持书信交流的习惯。这是诗人的遗风，也成了很多平凡人不想涉足的山峰。